

聰明反被聰明誤：論錢鍾書筆下之女性形象

錡曉瑩

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

摘要

錢鍾書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少見的奇槩，也是國內外公認的奇才，處在新舊時代交替而接受過教新式教育的錢先生，在他小說的人物形象建構中，對於女性形象的描寫似乎都有著人格上的衝突，尤其是他筆下的知識女性。筆者因對於女性議題有所興趣，故藉著在各國女權主義者高喊「男女平等」口號的同時，女性的主體意識雖顯然提升，但女性自我解放的道路，為何仍如此困難？此篇論文筆者將以女性的視角來探討錢鍾書先生筆下的女性形象，並藉以釐清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究竟在社會上是超越了原本的地位，還是根本就尚未跳脫性別的框架。

關鍵詞（中文）：女性形象、女性主體、錢鍾書、圍城、貓、紀念



壹、前言

錢鍾書，字默存，號槐聚，別名仰先，字哲良，曾用筆名中書君等。1910年11月21日出生於江蘇省無錫城內一個書香門第之家。海外學者稱，錢鍾書是中國「第一博學鴻儒」。「像錢鍾書這樣的奇才，近百年來還沒有第二人堪同他相比。」¹如果給中國作家頒發諾貝爾文學獎，只有錢鍾書當之無愧，因為他是一位「天才作家」。日本讀者讀《圍城》的一致看法是：「沒想到現代和當代中國竟有這樣了不起的小說，無不表示驚嘆。」²有外國記者認為，來到中國，有兩個願望，一是看看萬里長城，二是見見錢鍾書，從中不難看出錢鍾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

錢鍾書的創作題材，其實與大多數現代作家的思路方向不同。舉例來說，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一般而言，愛情和婚姻的關係是最為親密的，但是在錢鍾書的筆下，他往往呈現出隔膜、衝突與厭棄，這是展現人類衝突的極致。「錢鍾書是個主體意識極強的作家」³，從《寫在人生邊上》到《人·獸·鬼》再到《圍城》一貫的體現了這位智者的另闢蹊徑，他直接逼視人之精神與靈魂的最深處，寫出人的靈魂搏鬥和精神掙扎與孤獨的心境，他的創作不是對現實人生的巡禮，而是對理性人生的洞悉。再來，錢鍾書筆下小說的諷刺深度，無不包含著人生體驗和生命歷程，以及對時代、社會與自我的深沉思考，體現了作家的歷史意識和人倫關懷。

現代諷刺小說由於特殊的時代和歷史，還有民族諷刺傳統的滲透關係，許多都著重在社會與道德的批判，將矛頭指向污濁的社會和邪惡的政治，使諷刺更接近於暴露，這般的諷刺雖然具有現實意義，但因只在現實生活的表面滑行，而並未深入體察到人性的深層及根本頹敗，因此顯得缺乏深度。相較之下，錢鍾書所操持的諷刺是雙面刀，他的創作不僅伸向現實、歷史與傳統，又深入人與人性本身。同樣的，錢鍾書對於知識份子的觀察也極為入微，他沒有那種「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而是站在人性審視的最高點上，以哲人的睿智，審判著知識份子的靈魂，展現他們的追求與幻滅、理想與現實、嚴肅與荒謬以及表象與本質的二元制背反，從而揭示出現代知識家的精神狀態與困境。

在「男女平等」口號指引下，知識份子從根本上否定禁錮了中國兩千年的傳統社會中男權至上的觀念，並採取了一系列解放婦女的切實行動：如廢除纏足加以禁令、興女學、出現了職業女性等等這些變革。對於封建傳統的否定是相當激烈的，對於打破封建制度對女性的壓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而經濟上的獨立是使在自我解放的道路上走得更遠的一個關鍵原因。

本文將以錢鍾書筆下的知識女性，她們在程度不同地取得經濟上的獨立地位後，都在為實現自我的某種需要，而辛苦的經營著人生的道路。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論述，錢鍾書筆下的女性，部分女性大都愛慕虛榮，而且作者也毫不吝嗇的對這些女性進行諷刺與批評，是一種男性文學對於女性形象的扭曲，可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若從她們受過高等教育卻始終走不出結婚的迷思來看，其實她們不算真的自主，她們的聰明手段都

¹ 夏志清：〈重會錢鍾書紀實〉，見牟曉朋、范旭侖編《記錢鍾書先生》（大連：大連出版社，1995），頁185。

² 荒井健：〈機智幽默，綽乎有餘——《圍城》譯後記〉，載於《文藝報》，1988，頁57-61。

³ 王衛平：《東方睿智學人——錢鍾書的獨特個性與魅力》（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頁75。



花在俘虜一個男人來結婚的目的上，那麼到底錢鍾書是扭曲了女性還是刻劃出她們的喪失主體呢？這便是筆者接下來在這篇論文中所要探究的問題。

貳、 男性世界下的女性形象

在許多文學作品或影視媒體中，女性形象往往不是被「物化」、「醜化」就是被「邊緣化」，往往許多重心大都擺在男性主體，而女性的存在不是為了等待英雄搭救，就是被描寫成迷惑英雄的負面角色，甚至是根本看不到女性的身影，倘若有「幸」出現，通常也只是「裝飾性」的角色。甚至在 18 世紀時期，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還主張女性美德是她們在婚姻內表現出對男性的依附和順從，那些獨立、追求家庭幸福之外生活的女性就丟掉了可貴的美德。⁴從這個角度來看，似乎女性的天性就是服從，女性就是要求被主宰。然到了現在，女性是否依然處於從屬身分的議題，仍是不斷持續的發燒議題。

在錢鍾書的小說中，其實也不例外，畢魯欣曾在〈錢鍾書筆下知識女性的非理想化人格〉一文中提到：「在組成他所有小說的人物分子著稱的錢鍾書，把諷刺鋒芒更多地指向了他筆下的男性知識份子。《圍城》被稱為『新的《儒林外史》』，可烏煙瘴氣的儒林階層，只有沈太太和陸太太兩位女性「有幸」加入。《貓》的主人公愛默雖是女性，但作者在文中卻用大量篇幅對圍繞在她身邊的九位男性進行了入骨的描寫和諷刺。」⁵「女性」在父權文化下，只是被作為涉及男性他者的符號，受到象徵性的牽制。男性將這樣的文化，經由支配語言的權力來產生幻想和執著的意念，將這些無理加諸在無言的「女性」形象上。

1. 父權社會與女性形象界定

我們要知道何謂男性世界下的女性形象，首先，我們必須先了解女性是在什麼樣的社會制度下被壓迫，也就是背景是一個由男人建構的世界，男性世界可以解釋為一個父權制社會，然而何為父權制社會？

父權體制乃是馬克思主義之女性主義從激進女性主義所繼承的重要概念。蘇可洛夫也將父權體制定義為：「使男性可以支配女性的社會權力關係之總體 (set)。」⁶

父權體制指的是父親的法律，身為父親的男人施加於妻女的社會控制。在女性主義學術研究較為特定的用法上，父權體制所指涉的系將男人群體建構為優於女人群體，從而假定具有支配她們的權威。⁷

⁴ 尼采著；尹溟譯：《查拉斯圖拉如是說》（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62），頁62。

⁵ 畢魯欣：〈錢鍾書筆下知識女性的非理想化人格〉，載於《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頁19-20。

⁶ 上也千鶴子著／劉靜貞、洪金珠譯：《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之女性主義》（台北：時代文化，1997），頁48。

⁷ 李元貞：《女性詩學》（台北：女書文化事業，2000），頁16。



簡單來說，在一個家庭領袖是由一位年長男性來擔任，家庭的權利全部集中於一位男性的身上，從這個觀點擴大出去觀看，可見一個國家領袖也是由一個男性來主導就可稱之為父權制社會。傳統社會由於受父權制社會的影響，不但影響了男／女性的刻板印象，也間接限制女性的種種自由。父權制社會是建構在一個男性能力優於女性的制度上，在此制度裡女性生存在父權制社會中，理所當然的沒有什麼地位可言。而且，父權不單單只存在於一對男女之間，也存在於家族中的男性成員與女性成員之間，以及更廣闊的社會領域中之男性階層與女性階層之間。

「女人之為女人，就因為她缺了那麼點東西，」亞里斯多德說，「我們應作如是觀：即女人的本性天生有所殘缺。」聖湯瑪士說女人是「不完全的男人」，是「附帶的」存在。因此，人性是男性的，男人就女人與他的相對關係來定義女人，而不是就女人論女人；女人不被看成自主的人。⁸

從上述一段話，我們可以發現，女人之所以不如男人，以及淪為次等存在，以致女人之欽羨男人，乃由於男人在父權體制之下享有女人所沒有的各種權力與實現自我之優勢條件所致。然女性主義卻認為，「性別」不是生物決定論的產物，而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女性在性別角色的劃分上屬於負面的、缺乏力量的一方。此外，女權主義者發現，在特定文化中，無論婦女被給予怎麼樣的權力和地位，相比較男性，她們仍被貶為「第二性別」。

2. 社會建構下的性別差異

以社會學角度來看，性別不是一個人特有的本質，而是一種具有動力機制的建構，其中充滿社會行動者之間的策略行動。其基本的理論假設是：第一，社會性別不平等是人類有意圖的產物。男性利用財產、技術、地位和各種象徵符號等策略排斥和剝削女性。例如，將女性限定在家務中，女性即使進入公共領域也只是家庭角色的延伸，並且只能夠獲得較低的報酬。與此同時，女性作為受排斥群體，正不斷的運用政治、經濟或符號等手段打破各種阻礙。第二，性別不平等具有結構化特點，被人類創造出來的社會結構給了人們各種各樣的機會和限制，個體對這些限制和機會做出反應的同時也在重新創造著結構。

十八世紀以來婦女解放運動所爭取的男女平權問題，不過是男女之間互為他者之關係失衡的浮面現象。表面上看起來，是由於在政治社會的權力分配上，婦女長期處於被壓制的地位，因而促使當年代主張自由主義之女性主義者挺身而出，為婦女在公共領域爭取平等的權力。⁹

在中國這個封建舊傳統根深蒂固特有的、與生俱來的女性弱點，便是對男性的依

⁸ 顧燕翎、鄭至慧主編：《女性主義經典：十八世紀歐洲啟蒙，二十世紀本土反思》（台北：女書文化事業，1999），頁59。

⁹ 哲學雜誌編委會主編：《女性與哲學》（台北：業強出版社，2000），頁34。



附。也由於傳統文化習慣上以男性為論述的中心，視女性為陌生的他者¹⁰，並且從男性的立場來定義女性的本質，而視女性的存在為一種缺乏。「一般人對男、女性別角色特徵的認定，概與 Rousseau 的『兩性相生相成論』(sexual dimorphism) 類似，賦予男性勇敢、理性、剛毅的性質，而將女性描述成具感性、溫順等氣質者。」¹¹從這裡我們可以了解到在社會建構下的性別差異，男性與女性最直接的分別在於生理上的不同以及性格上的迥異。性格上或許有既定的運行模式，但是仍有可能會因為生長環境或其背景而有所不同，兩性間的性別差異亦不能用固有的觀念與想法去加以分類。

3. 父權社會文學中的性別從屬

在文學領域中，文化是男性的事實一直影響著讀者的見解。也就是說，正確的理解方式就是男性的理解方式，所謂女性的觀點，實際上也受到了男性文化的影響。就文學中的女性形象以文學的角度來看，在男性化的文化背景，男女都是以男性形象為模特兒來觀察對方的。換言之，就是說男性為了使鏡中的自我變成女性，一直透過鏡中男性自我的投影在文學作品中表現女性的言行，即沒有把作為本質上不同於男性的「他者」的女性看作男性的對手，而是用男性的「他和我」來代表女性。

以錢鍾書筆下的幾位女性為例，四十年代的諷刺小說由於以刻畫人物性格為中心，因此，非常重視揭示人物的內心隱密，他們有時為了展現人物的內心世界，而打破了一貫的外視角之規，採用一些人物視角來表現人物的心理和意識的流程，從而大大拓展了心理描寫的範圍與程度，增強了人物塑造的力度和深度。¹²

在文學領域，也是「父權制」或「男性中心主義」佔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我們通過文學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就可以發現這個問題。從現代觀念來看，傳統文學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是「不正常」的，一方面是由於女性本身在現實社會中所處的地位使然；另一方面，是因為男性作者對女性形象的「扭曲」、「變形」，即文學上的「異化」。¹³

簡單來說，女性不僅僅在現實中受到男性在政治上、經濟上的歧視、壓迫、奴役，而且在文學中受到男性的審美變形、異化、扭曲和奴役。其實，語言、文化和文學都是一種權力政治，尤其是意識形態和精神的統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通過語言、文學來實施

¹⁰ 他者，二者之一，已被定義者之外的另一個，相對的、相反的、相異者、不同者、不被包含者。女性主義者 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68) 在其巨著〈第二性〉(The Second Sex) (1949) 中對女性特質形成有重要的思辯，她認為：沒有永恆固定的「女性特質」，「人非生為女人，而是變成女人」，女性特質是男性所建構，用以箝制女性的圈套，因男性認為：控制女性的最上策即是去建構關於她的神話，解釋那些「不可解釋的」以及將「不合理的」合理化。陰柔與被動的女性特質是男性所塑造出之女性的神話，且是命名為「自我」的男性對他所命名為「他者」、的女性之催眠與烙印。他們「總是從他自身的需要出發，以自己的欠缺、不足來要求、期望於女性」。Beauvoir 強調環境力量對個人抉擇的影響，當女人在伸張個人的主體時，較之男人承載更多的焦慮，因她首需面臨「失去女性特質」的危險。此乃接受自己被定義為「他者」而失掉主體性的女人之悲哀。西蒙娜·波伏娃著／陶鐵柱譯：《第二性》(台北：貓頭鷹文化出版，2002)，頁19。；轉引參見潘蜜拉·巴勒 (Pamela E. Butler) 著；黃慧鶯譯《Self-Assertion for Women 女性自我肯定》(台北：希代書版集團，1994)，頁32。

¹¹ 曾曬淑：〈女性主義觀點的美術史研究〉，載於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1997年第15期，頁81-121。

¹² 王衛平：《東方睿智學人—錢鍾書的獨特個性與魅力》(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頁167。

¹³ 饒道慶：《紅樓夢的超前意識與現代闡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45。



的。除此之外，在中國歷史中班昭所作的《女誡》裡，我們可以看到《女誡》的核心思想是女性卑弱，強調女性的處世原則是順從，女性應自知卑弱，謹修婦德，處處謙恭忍讓，直不能爭，曲不能頌，只有義務，沒有權利，通過湮滅獨立的思想 and 人格，來避免「黜辱」，光耀門楣。

《女誡》共分〈卑弱〉、〈夫婦〉、〈敬慎〉、〈婦行〉、〈專心〉、〈曲從〉、〈和叔妹〉七章，主要提出：一、女性應自知卑弱，以順從為第一要義，主張女性應以「敬順」為原則來侍奉丈夫。二、對「婦行」（即所謂四德）進行了詳細的解釋，強調「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四行即「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班昭對其內涵進行了闡發：「婦德不必才華出眾，『清賢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即可；婦言不必能言善辯，『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即可；婦容不必鮮豔美麗，『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即可；婦功不必工巧過人，『專心紡織，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即可」。¹⁴

從班昭對於「四德」的解釋，可以看出她已有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思想，她雖為一代才女，卻要求女性「不必才明絕異」，只要規規矩矩，勤於操勞家務就行了。由這裡可以發現，「女性」似乎徹底被社會建構下所產生的性別框架所限制住了。

參、《人·獸·鬼》中的女性人物形象

《人·獸·鬼》是錢鍾書先生的唯一短篇小說集，寫於 1941—1945，發表於 1946 年由開明書店出版，內容收錄了四篇短篇小說，分別是：〈上帝的夢〉、〈紀念〉、〈貓〉和〈靈感〉，其中筆者要談的女性人物形象，以〈紀念〉、〈貓〉兩個短篇為主。收錄在《人·獸·鬼》中的短篇小說〈貓〉，所謂「獸」，即是馴服的家畜「貓」，這篇小說與其說是寫「貓」，不如說是寫貓的「女」主人，〈貓〉描寫了上層知識份子、文化名流的一次聚會。錢鍾書巧妙地將這些人物藝術的組織到主人公的客廳裏，透過養貓和一番高談闊論，展現了上層知識份子的群體型態。表面上他們附庸風雅、衣冠楚楚，是一個個正人君子，但實際上他們精神空虛，相聚是為了尋找異性的刺激。這篇小說寫的是美麗而驕傲的愛獸，內心空虛而又愛慕虛榮。短篇《貓》高居於人物之上，俯視一個個知識者的精神殘缺或病態，即使那不易對外人道出的內在的天地，往往也是骯髒的天地，都被錢鍾書先生全盤托出。¹⁵

1. 〈紀念〉中的曼倩

寫的是一個婚戀的故事，表現了現代知識者在婚戀後的嚴重精神危機，表現了他們心靈上的「圍城」。這不是一般的三角關係，也不是傳統的偷情故事，而是透過這個外賣，作者寫出了現代人精神的律動。年輕的知識女性曼倩是這個作品的女主角，她是個不太活潑的慢性格，但她理想中的自己是個雍容文靜的大家閨秀。小說情節是描寫她違

¹⁴ 王宇主編《女性新概念》（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73。

¹⁵ 王衛平：《東方睿智學人—錢鍾書的獨特個性與魅力》（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頁55。



背父母的意願，與單純的青年才叔結了婚。她和丈夫才叔來到內地的一個小山城居住，無所事事的曼倩和才叔的空軍飛行員天健表弟，產生了一段戀情。當下她沉寂的心被打動了，只希望和天健有一種細膩隱約且柔弱的情感關係。

曼倩是個精緻的女人，她與才叔的感情不是狂熱的愛，只是平滑順溜的親密，家庭的反對促成了他們的婚姻。婚後，卻也因為才叔在外工作繁忙，使得在家中的曼倩整天感到寂寞、無聊。這時才叔的表弟成了曼倩情感上的慰藉，精神上的滿足，她原以為可以和天健保持著安全的關係。由過去到現在，我們可以發現傳統的女性角色往往有四種自我堅持的不同困境，分別是不敢表達、不會拒絕、不懂保護、不能主動，這四「不」早在出生後就深植在她們的潛意識中。但是〈紀念〉中的曼倩卻為了消除寂寞難耐，而做出了對丈夫不忠貞的事情，且她萬萬沒想到，天健竟是那樣的直接，所給予她的是一種結實、平凡的肉體的愛。但，天健在事後卻有一種達到目的後的空虛，他覺得對不起曼倩，更對不起才叔。曼倩也有一種內疚，也覺得對不起才叔，反過來恨起了天健，自此之後，她對才叔更加親近起來，平時的不滿意也全消失了。

但這時，天健去世了，而他與曼倩結實的肉體的愛卻也使曼倩懷孕了，給曼倩留下了一個難堪的「紀念」。這篇小說深刻地揭露了知識份子精神世界的「圍城」現象，曼倩在婚姻以外尋找精神家園，但尋找的結果使她「超出希望的失望」，就像是個為了滿足個人的慾望而喪失主體的女性，更宛如是個精緻的怨婦。

2. 〈貓〉裡的愛默

〈貓〉描寫的是上層知識份子、文化名流的某次聚會。愛默一生中最大的責任是「維護自己的美麗、機智和好客的名聲」。¹⁶在〈貓〉中的愛默是小說中的女主角，她身為健侯的妻子，卻鍾情於丈夫的私人書記齊頤谷，她受過美國式的洋派教育，但學術和事業都一無所成。愛默喜歡打扮，好風流且熱衷交遊，把自己的家作為「沙龍」，招來一些所謂名流高談闊論，一方面抬高自己的身價，滿足虛榮心，另一方面又排遣了寂寞。

愛默利用蜜月旅行的機會，到日本割了雙眼皮並非僅僅為了丈夫，更重要的是以人造的美貌吸引更多的異性；她與社會上許多異性名流結交，並不是賣弄才情，而是她只是愛操縱這些朋友，就像個變戲法的人，但實際上她只是想要吸引和操縱異性，尤其是利用異性中的名人來抬高自己的身價，證實自己的魅力。換言之，她是一個以自己為中心，苦心經營起洋味十足的女性王國。河南科技學院人文學院中文系助教沈恒娟在〈論錢鍾書筆下的女性人物形象〉中說：「社會各界的茶客把從國外得來的學問、口才，都化成對女主人的巧言令色，而愛默享受著男人們眾星拱月般的恭維，以滿足淺薄的虛榮心。」¹⁷

當愛默知道自己的丈夫在南下的臥車車廂裡，和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女孩發生了關係以後，便又生氣又難過，於是她便想到可以引誘丈夫的書記頤谷，藉以報復健侯。但那之後，頤谷卻忽然發現愛默哭得不可愛，她的老態和相貌上的缺陷通通都暴露了出來，整體顯得模糊浮腫。於是平時深愛她的頤谷，反而在她的引誘下刻意逃避，氣得愛默打了她一巴掌後，頤谷便掉頭跑了。這件事情，給了愛默一個極大的刺激，她突然覺得自

¹⁶ 畢魯欣：〈錢鍾書筆下知識女性的非理想化人格〉，載於《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頁19-20。

¹⁷ 沈恒娟：〈論錢鍾書筆下的女性人物形象〉，載於《黑龍江史志》221號，2009年18期，頁96。



己老了。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有句話是這麼說的：「科學家跟科學大不相同，科學家像酒，愈老愈可貴，而科學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錢。」女人的樣貌，隨著年紀的增長而貶值，但男人卻像科學家一樣，愈老反而更能夠以成熟穩重吸引異性。

錢鍾書後來在《圍城》裡所描寫的孫柔嘉，是以中等姿色的女人出現，方鴻漸糊里糊塗地愛上她，且戀愛得冤枉。此外，錢鍾書在〈紀念〉和〈貓〉這兩個短篇中，著力刻劃了女性所持有的虛榮心是以取悅異性為出發點，以證明自己具有吸引異性的巨大魅力為目的。三峽大學文藝學文學院研究生張瑜與張瑩瑩，在〈從《人·獸·鬼》中的女性形象看錢鍾書的智性與刻薄〉一文中提及：「作者在對這兩位女性這種不切實際的追求進行諷刺的時候，卻對書中的女性又抱有一種同情；在嘲笑這些女性的時候，卻又在反省著邊打著中國的男性知識份子，用女性來反襯著男性的懦弱與無能，用女性的小資情調來對比男性的虛偽與無聊。」¹⁸。

〈紀念〉是錢鍾書小說中唯一真正以女性為主角的，而這篇小說亦被公認為「諷刺鋒芒包藏最為隱蔽」的一篇。而從精神上來看，《人·獸·鬼》已經深刻地觸及了「圍城」主題，它寫出了包括愛情婚姻在內的人的隔膜和衝突，也寫出了人的事與願違以及人難以滿足的貪婪心態，這也正是他日後在《圍城》中所描寫的人之本性。

肆、《圍城》中的女性人物形象

《圍城》寫於上海，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一九四八年再版，一九四九年三版。首先給與《圍城》高度評價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的《中國近代小說史》。夏志清先生也曾提到，「像錢鍾書這樣的奇才，近百年來還沒有第二人堪同他相比。」¹⁹

《圍城》以鳥籠、城堡作比喻，寫出圍城外的人想進到城內，而城裡頭的人卻想出去，具體而言，就是沒有結婚的想結婚，但結了婚的人卻想著要離婚，尋求解脫，可是離了婚後卻又再次想結婚，於是就出現了因結而離、因離而結的現象。這就是所謂的「圍城」，它是人所面臨的一種普遍的現實處境。然《圍城》透過方鴻漸與孫柔嘉攜手共進婚姻的「圍城」問題，最後又不得不衝出「圍城」，形象而真切地表現了這一主題，而錢鍾書也因此發現，「人生的刺正在這裡，人生的願望大都如此」。《圍城》將愛情婚姻中的「圍城」現象進一步擴展到人生萬事，方鴻漸在經歷了被鮑小姐的「始亂終棄」後，又經歷了被蘇小姐的「單戀」糾纏，以及和唐小姐的愛情破滅之後，對人生的「圍城」現象大有感悟，他頗有感觸地對趙辛楣說：

我還記得那一次褚慎明還是蘇小姐講什麼「圍城」。我近來對人生萬事，都有這個感想，譬如我當初希望到三閩大學去，所以接了聘書，近來愈想愈乏味，這時候自恨沒有勇氣原船退回上海。我經過這一次，不知到何年何月會結婚，不過你

¹⁸ 張瑜、張瑩瑩〈從《人·獸·鬼》中的女性形象看錢鍾書的智性與刻薄〉，載於《青年文學家》，2010，頁1。

¹⁹ 夏志清：〈重會錢鍾書紀實〉，見牟曉朋、范旭侖編《記錢鍾書先生》（大連：大連出版社，1995），頁185。



真耍了蘇小姐，滋味也不過爾爾。

這是錢鍾書先生的一個暗示，從這足以看見《圍城》絕不僅只專於愛情和婚姻，反觀之，它只是穿著愛情的衣裳，進行著廣泛的人生揭示，展示著人生的「刺」。然《圍城》揭開了自我階層不被世人熟悉的深層次，提供了外尊內卑型知識者的眾生相。好比小說對於方鴻漸有關係的四個女性的描述，實際上代表了知識女性的四種類型，如下：

1. 鮑小姐

浪漫、放蕩，以「熟食鋪子」般的打扮勾引異性，她能將自己隨便施予他人，又能隨意地收起，一切皆為了自我的滿足。用女性自尊換取機會的鮑小姐，連名字都沒有的一位女性，姓氏又帶有嘲諷的意味，是第一個受到作者批判的角色。「她的出現，讓《圍城》中的女性身上又填上了一個特徵——“淫蕩”。」²⁰鮑小姐為了獲得一個更美好的生活，她將女性自尊拋於腦後，與一個大他十二歲的黑胖子男性訂婚，只為了獲得遠洋的機會。

2. 蘇文紈

優雅、高傲，身為女博士，又沒人敢高攀，出身名門，有高學歷，但這樣優越的條件也使得她十分孤傲。在大學裡，她「把自己的愛情看得太名貴了，不肯隨便施與」²¹，方鴻漸是她的目標物。同時，她又極端自私自利，在愛情上自己得不到也不讓別人得到，最後，她卻嫁給了一個才疏學淺、品貌不揚的曹元朗。這時錢鍾書先生還在小說中加了一句：「女人傻起來真沒有底的！」老練的蘇文紈輸給了天真的唐曉芙，驕傲的趙辛楣輸給了迂腐的曹元朗。

3. 孫柔嘉

雖然相貌一般，但卻有手腕、心計，是與世俗掙扎和妥協的女性，她的出場十分簡陋。一開始趙辛楣對方鴻漸是這樣議論她的，「這女孩兒人滑得很……孫小姐就像那條鯨魚，張開了口，你這糊塗蟲就像送上門的那條船。」也因為這樣，讓讀者對這位女性的第一印象就不大好。直到孫柔嘉抓住李梅亭、陳子蕭，激怒方鴻漸，迫使方鴻漸當眾訂下與自己的婚約。方鴻漸彷彿真的變成了那條，不自覺就進入了鯨魚口的船隻，切實的被齒縫給嵌住了。簡單來說，孫柔嘉是個平凡的人，只不過「她受過高等教育，但卻沒什麼特長，可是也不笨；不是美人，但也不算醜角；沒什麼興趣，但卻有著自己的主張。」而方鴻漸則是「興趣很廣，但毫無心得」，而孫小姐是毫無興趣，但是很有打算。就是這種中等姿色的女人，往來的時候全不被男人放在眼裡，然日子久了，男人卻發現自己糊塗的愛上她，彷彿愛的不明不白，很冤枉。

4. 唐曉芙

表面上清純、可愛，一個新女性的代表，她是男性新日中理想的異性。錢鍾書是這

²⁰ 李明浩：〈性別視域下的《圍城》研究〉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²¹ 錢鍾書：《圍城》，（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頁11。



樣寫的：「……妖媚端莊的圓臉，有兩個淺酒窩……。總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會裡那桩罕物一個真正的女孩子。」唐曉芙自然天真、率性聰明，她接受了大學教育，有自己的立場和主見，在愛情和婚姻裡不輕易動搖。同時，當小說中唐曉芙指責方鴻漸時，她說：「方先生過去太豐富了！我愛的人，我要能夠佔領它的整個生命，他在碰見我以前，沒有過去，留著空白等著我。」這樣極端的想法，完全出自於年輕人的理想主義，但也許這正是作者鍾愛這個女性人物的主要原因。正如湯溢澤所言：「除了一個唐曉芙外，《圍城》中的所有女性都無一例外的遭到作者的冷潮熱諷。」²²

在父權制度的社會下，許多女性都不願、不敢表示她真正的意思，不敢告訴別人她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亦說明了女人無法堅持維護自身利益的主要心結。

舉例來說，以傳統社會教育下的觀念來看，大多數的女性都還是遵從「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禮教。但在錢鍾書筆下的女性，卻不盡然如此，且除了上述知識女性的四種類型外，尚有一位女性值得提起，那就是閒的發慌的汪太太，她的情節圍繞著「相親」而發展，但汪太太並不在意能不能撮合年輕男女，而是將精力放在展現自己的魅力上。

《圍城》對女性的這種描寫，也包含了作家對中國女性的批判，即使是高知識分子的女性，也缺乏應有的獨立性，而往往要依賴、附屬於男性、控制男性，依賴性越強，控制就愈嚴厲。而當女性充分表達她真正的感受時，她是有立場的、有自覺的，不管她的感受是愛或是恨，表達的機會是平等的。作家貝蒂·傅瑞丹曾在《女性迷思》一書中提到：「為了尋求一種新的認同，女人走出了家門，開始踏上激昂的旅程。²³她們竭力要證明的是，女人不是一面被動的、只會反映外在的、空洞的鏡子，不是華而不實的繡花枕頭，不是一種沒有思想的動物，不是一件對自己的存在不置一辭、任人擺佈的物品；在女人起身為爭取自己的權利而奮鬥之前，她們必須先成為與男人平起平坐的一個人。²⁴」

由此可見，女性的故事不再僅是反映女性被壓迫的事實。兩性都有自我追求的權力，但為何男性所得之結論，往往是正面的、值得讚許的；然女性卻是負面的、備受爭論的。另外，現在社會中還是可以看到，女性為求自我嚮往之自由，逃避束縛式的背景，在過程中為融入男性生活將自己換化為男性，不僅是在其中為求生存，也為自己追尋到嚮往的出路。

伍、 結論

錢鍾書在〈紀念〉和〈貓〉這兩個短篇中，著力刻劃了女性所持有的虛榮心是以取悅異性為出發點，並藉此來證明自己具有吸引異性的巨大魅力為目的。而對於《圍城》中的蘇文紈，她不甘心做一個平庸的家庭婦女，她試圖想要做點什麼，以驗證自己的獨立意識及駕馭命運能力的一種表現。此外，有心計又善於經營的孫柔嘉，大學畢業後積

²² 沈恒娟：〈論錢鍾書筆下的女性人物形象〉，載於《黑龍江史志》211號，2009年18期，頁96。；湯溢澤：《錢鍾書圍城批判》（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0），頁39。

²³ 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著；李令儀譯：《女性迷思》（台北：月旦出版社，1995），頁124。

²⁴ 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著；李令儀譯：《女性迷思》（台北：月旦出版社，1995），頁125。



極到三閩大學求職，並以自己的智慧將方鴻漸縛入「圍城」成就了自己的婚姻。而〈貓〉中在家苦心經營女性王國的愛默，在沙龍裡接待著社會各界的茶客，接受各界名流的膜拜。

錢鍾書先生筆下所有這些經濟地位相對獨立的知識女性，在擺脫了生存的危機後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了激進的行動，而這些激進的行動與思想的背後，則是這些知識女性不甘心在男權社會中受附庸、邊緣角色的積極抗爭。

法國女權主義作家西蒙·波娃在其名著《第二性》中鮮明地拒絕了某些理論「我絕對不接受心理生理學心身平行論的觀點，……我也不接受任何比較體系，因為它假設存在一種自然的等級制度或價值尺度。²⁵」她的性別「存在主義」認為：第一，婦女擁有的身體和心理是被建構出來的。第二，婦女面臨的社會和文化也是被建構出來的。第三，上述兩方面相互作用共同強化了婦女的從屬地位，女性遭受著強大的束縛甚至於失去人性。²⁶曾經有人提到：「西蒙·波娃的表現告訴女性，我們能夠而且必須掙脫奴隸心態，雖然我們曾經深受『女性氣質』的主宰，即使在床上也受到壓迫者的控制。她身體力行存在主義的目標從客體蛻變為主體，拒絕被人擺佈，不計代價採取主動，以成就一個自主的人。」²⁷

《圍城》中的知識女性，在「圍城」內外領受了由男人們分配的角色，宿命難逃。雖然說出身不同、經歷各異，學識更是無法相提並論，但她們和小說中以及現實社會下那些處於社會低層、連姓名都沒有的女性命運又有什麼不同呢？而孫柔嘉算是這篇小說中，唯一成功地從「城外」擠入「城內」的女性，可是最終也只能做繭自薄的將自己困入「圍城」中而不自知。此外，〈貓〉中風光美麗，長久享受著男人眾星捧月般恭維的愛默，更是心甘情願地沉溺在「圍城」之中而長眠不起，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這個丈夫少不得，彷彿阿拉伯數字的零，雖然本身毫無價值，但沒有它十佰仟萬都不能成立。」²⁸

其實，錢鍾書先生筆下的知識女性已經比其他女性幸運得多了，她們有著較顯赫的家庭背景，也幾乎受過良好的文化教育，於是在擺脫了生計問題的困頓後，在婚姻問題上她們更多地表現自我價值觀的實現，而非謀生的手段。於是，淡薄了門當戶對觀念的她們，在愛情遊戲中設立自己的遊戲規則、主動出擊，甚至為了將男人玩於股掌之中而神采奕奕。此外，雖然小說中透過婚後孫柔嘉加之於方鴻漸的種種折磨，但從中我們不難察覺這種精神依附背後的女性心酸，她對方鴻漸的所作所為，絕不是想逼他走，而是想鎮住他、征服他。只有如此，她才覺得安心又放心，不然一旦丈夫負心、婚姻破裂，對方鴻漸來講是一種解脫，但對孫柔嘉而言卻會變成是一場災難。

假若由此我們從女性自身的角度去分析時不難發現，這些悲劇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她們為自己打造的，而要改變這種尷尬的處境絕非一日之功。其實，以錢鍾書先生書寫的《圍城》來看，小說中的女性何嘗不理解城中的苦悶，但她們卻沒有也不敢有衝出來

²⁵ 西蒙娜·波伏娃著／陶鐵柱譯：《第二性》（台北：貓頭鷹文化出版，2000），頁37。

²⁶ 西蒙娜·波伏娃著／陶鐵柱譯：《第二性》（台北：貓頭鷹文化出版，2000），頁827。

²⁷ 愛麗絲·史瓦茲（Alice schwarzer）著／婦女新知編譯組譯：《拒絕做第二性的女人：西蒙·波娃訪問錄》（台北：女書文化事業，2001），頁22。

²⁸ 歐陽欽：〈一曲女性自我解放運動的悲歌——錢鍾書與張愛玲筆下的女性形象分析〉，載於《文本研究／電影文學》，2009年第5期，頁85-87。；王建中：〈試論錢鍾書的短篇小說《貓》〉，載於《遼寧大學學報》，1991，頁5。



的願望，因為城外對女性來說是無所依靠和可怕的孤寂。

在父權制的、男性中心式的社會裡，女性被剝奪了創造力，她們無法逃脫男性文本的禁錮，即所謂「女性文學形象只不過是男性想像力的產物罷了」²⁹。換言之，小說中的女性是無法跳脫男性文本的禁錮，以及放棄對男性的從屬關係。也就是說，反觀現代社會，即使是高學歷的知識女性也大多數無法因為想要追尋高喊的自由而放棄了家庭中妻子、母親的位置，因為對於女性來說這是一種沒有岸可以靠的流浪船隻，所以無法放棄甚至徹底的跳出父權體制下女性從屬於男性的這層關係，而現代女性這種高喊要自由卻又深陷其中的這層關係，卻也是目前無法解釋的矛盾關係。

在筆者看來，錢鍾書的小說中紛紛以不同的側面揭示了女性生存的艱難，而女性生存的困難是一個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永恆話題，在中國這個封建舊思想根深蒂固的情況下，男尊女卑的觀念深入人心的國度中，這個問題仍然在這個社會上存在。然，錢鍾書筆下的知識女性，雖然在一定的程度上擺脫了所謂「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等封建觀念的捆綁，但卻聰明反被聰明誤，並未為了改變自己在家庭和社會上的地位而竭力抗爭，且亦喪失了女性主體。其實她們不算真的自主，反倒是始終走不出結婚的迷思，她們的聰明手段都花在俘虜一個男人來結婚的目的上，所以說她們實際上都未能擺脫、改變自己在社會中從屬、附庸於男性的角色定位。

參考文獻目錄

Carol Gilligan 作；王雅各譯《不同的語音：心理學理論與女性的發展》（台北：心理出版社，2002）。

Pamela Abbott, Claire Wallace 原著；俞智敏等譯《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台北：巨流圖書，1995）。

上也千鶴子著；劉靜貞、洪金珠譯《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之女性主義》（台北：時代文化，1997）。

王宇主編《女性新概念》（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王逢振《女性主義》（台北：揚智文化出版，1995）。

王衛平《東方睿智學人—錢鍾書的獨特個性與魅力》（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史丹莉·費普斯／南西·奧斯汀；洪原譯《自主的現代女性》（台北：駿馬文化事業社，1989）。

尼采著；尹溟譯《查拉斯圖拉如是說》（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62）。

托莉·莫(Toril Moi)著／王奕婷譯《性／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台北：巨流圖書，2005）。

西蒙娜·波伏娃著；陶鐵柱譯《第二性》（台北：貓頭鷹文化出版，2000）。

李元貞：《女性詩學》（台北：女書文化事業，2000）。

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著；李令儀譯《女性迷思》（台北：月旦出版社，1995）。

林麗珊《女性主義與兩性關係》（台北：五南圖書出版，2001）。

²⁹ 陶麗·莫依《性與文本的政治——女權主義文學理論》（台北：時代文化出版社，1992），頁74。



- 珊蒂·比瑞 (Sandy Bierig) 著；璞玉譯《從依賴到獨立：了解及超越女性的依賴》(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4)。
- 唐荷《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台北：揚智文化事業，2003)。
- 哲學雜誌編委會主編《女性與哲學》(台北：業強出版社，2000)。
- 牟曉朋、范旭侖編《記錢鍾書先生》(大連：大連出版社，1995)。
- 格蕾·格林 (Gayle Greene)、考比里亞·庫恩 (Coppelia Kahn) 編／陳引馳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台北：駱駝出版社，1995)。
- 海瑞特·李納 (Harriet Goldhor Lerner) 著；羅竹茜譯《拒絕偽裝的女性：走出男性定義的世界，活出女性真實的感受》(台北：遠流出版，1994)。
- 高虹《獨立·自由與智慧：西蒙·波娃》(台北：牧村圖書，2000)。
- 張小虹《性別越界》(台北：聯合文學出版，1995)。
- 張京媛《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 陶麗·莫依《性與文本的政治—女權主義文學理論》(台北：時代文化出版社，1992)。
- 湯溢澤《錢鍾書圍城批判》(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0)。
- 愛麗絲·史瓦茲 (Alice Schwarzer) 著；婦女新知編譯組譯《拒絕做第二性的女人：西蒙·波娃訪問錄》(台北：女書文化事業，2001)。
- 瑪麗·貝蘭克 (M. F. Belenky) 等著；蔡美玲譯《對抗生命衝擊的女人：女性自我、聲音與心智的發展》(台北：遠流出版，1995)。
-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當代文化論述：認同、差異、主體性：從女性主義到後殖民文化想像》(台北：立緒文化事業，1997)。
- 潘蜜拉·巴勒 (Pamela E. Butler) 著；黃慧鶯譯《Self-Assertion for Women 女性自我肯定》(台北：希代書版集團，1994)。
- 饒道慶：《紅樓夢的超前意識與現代闡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 錢鍾書《圍城》，(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 羅長江《西蒙波娃：新女性主義的倡導者》(台北：婦女與生活社，2000)。
- 顧燕翎、鄭至慧主編《女性主義經典：十八世紀歐洲啟蒙，二十世紀本土反思》(台北：女書文化事業，1999)。
- 王建中〈試論錢鍾書的短篇小說《貓》〉，載於《遼寧大學學報》，1991。
- 王春燕〈《圍城》中的女性——近年來都市情感劇中的家庭婚戀問題〉河南大學研究生碩士學位論文，2009。
- 田麗陽〈圍城·人生——試論小說《圍城》的現代主義意蘊〉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 李明浩〈性別視域下的《圍城》研究〉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 沈恒娟〈論錢鍾書筆下的女性人物形象〉，載於《黑龍江史志：文史藝苑》，2009。
- 胡明貴〈從錢鍾書《圍城》看中國女性事業的「圍城」〉，載於《瀋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
- 徐敏〈錢鍾書《圍城》中的女性觀〉，載於《現代語文學報》女性文學研究專題，2009。
- 荒井健〈機智幽默，綽乎有餘——《圍城》譯後記〉，載於《文藝報》，1988。
- 郝琴〈女性視角下的《圍城》研究〉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張瑜、張瑩瑩〈從《人·獸·鬼》中的女性形象看錢鍾書的智性與刻薄〉，載於《青年文學家》，2010。

畢魯欣〈錢鍾書筆下知識女性的非理想化人格〉，載於《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07 年第 3 期。

許珮馨〈錢鍾書小說《圍城》與《人獸鬼》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1996。

曾曬淑〈女性主義觀點的美術史研究〉，載於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1997 年第 15 期。

楊丹〈性別公正—女性主義研究的現代理念〉，載於《學術論壇》，2008 年第 9 期。

趙宇〈圍城內外的女人〉上海外國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歐陽欽〈一曲女性自我解放運動的悲歌—錢鍾書與張愛玲筆下的女性形象分析〉，載於《文本研究／電影文學》，2009 年第 5 期。

謝志偉〈錢鍾書《圍城》之研究〉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2005。

羅淑娟〈現代女性急先鋒——淺談錢鍾書筆下的孫柔嘉〉，載於《九江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1 期。

